

“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，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……”前苏联歌曲中掺杂着的那种俄罗斯民歌的风味，我们20世纪50年代后的这一代人还是比较熟悉的。因此，每每听到，总感到特别亲切。那是一种悠远、苍茫而又带点忧郁、惆怅的情调。像旷野里一棵孤独的树，像黄昏时一缕寂寞的烟，像湖水映照的深不可测的落霞的余光……这首反映前苏联卫国战争悲壮史诗的歌曲《小路》，也予人以这种感觉。

前苏联是一片孕育音乐和歌曲的沃土，那块土地上曾走出过许许多多名闻世界的大音乐家、大作曲家、大歌唱家。那一片辽阔美丽的土地是歌的海洋、舞的故乡。据说那块土地上的几乎每一个人，都能亮开嗓子纵情高歌，舒展身姿翩翩起舞。也许这就是常言所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？

记得多年前曾看过俄罗斯歌舞团的演出，那次演出给我留下了久远而深刻的印象。在精心设计和搭建的舞台上，悠悠的白云，白云下绵延起伏的白桦林，瓦蓝色的明净的天空，似有凛冽之

有一份情可以让你从童年的记忆开始就一直延续到今天。“上马阿娘”的身影从小就留在我的记忆最深处，娇小的身材，一袭青布罩衫，永远梳着一个绕绕头，佝偻着背，向着我走来。

因为父亲在上马村教书，我从小就在上马生活，住在一座叫“龙王殿”的庙宇里，龙王殿建在一个石桥边的岩台上，溪水穿殿而过，顷刻就飞溅直下，到夜深人静，水流撞击的声音愈加清晰，童年的梦幻里就充满着这大自然最原始最纯洁的音符，夹带着水草的芳香，还有殿里一些香烛的味道，馥郁而带些神秘。上马阿娘的家就在离龙王殿不远的乌柏岭脚，

有一条不足一百米的小路相连，每天清晨，父亲去学校上课了，阿娘便准时迈着她的三寸金莲，从小路的那一端，蹒跚着到殿外，把我接回家去，一整天就在她家玩耍，阿娘家儿孙满堂，可她偏偏待我最好，那个时候农村里一些番薯片、年糕干、爆米花都是我们小孩子们的奢侈品，她都留着给我，惹得其他的小孩们嫉妒，可又无可奈何，只能私下与我套近乎，希望能分一些。阿娘的严厉和威严，只对她自己的儿孙，对我却是满盈盈的慈祥 and 亲切，或许是我小小的聪慧和淘气，让相差半个多世纪却毫无血缘关系的两代人，延续着人生最初温暖和纯粹。

今年春节我去看望她时，阿娘已经坐在轮椅上，虽然将近百岁的高龄，眼不花，耳不聋，思维清晰。我把她推到走廊上，那天的阳光真好，暖暖的，照在阿娘一张一翕的唇上，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涌动着灿烂和幸福，阿娘说，阿虹，我看着你长大，知道你你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，还这么有孝心，每年都来看我这个老太婆，我已经够满足了，我们这辈子也是缘分呢，注定不分开。我突然感到这位轮椅上的百岁老人，有着那一份难得的恬静和羞涩，对于亲情的眷恋，对于生活的感恩！

后来我慢慢长大，离开了那个小山村，可我还不时地收到阿娘让人捎来的零食，她老是说，阿虹喜欢吃我做的东西，多给她带些。小时候的春节，我最喜欢就是去阿娘家拜年，有新的衣服，精美的糕点，还有比其他小孩多几倍的压岁钱，阿娘好像把所

那天，女儿拿着我的手机，打开拍摄功能，笑眯眯地对我说：“请谈谈当时为什么会去写作？”我笑对她说：“你这是采访吗？”她笑得更欢了，露出了刚换的两颗门牙。

当初选择写作，一半是为了赌气，一半是为了倾吐内心的寂寞。赌气的事也很滑稽，见到一位同学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，竟然有些嫉妒和羡慕，竟然大言不惭地夸下海口，说这样简单的事，自己当然也能去做的。这口气憋得够长，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。那时好像好傻，特别投入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嘲讽也好，鄙视也罢，就是写个没完没了。“白天不懂夜的黑”，这句话简直就是为我而写。至于倾吐寂寞，我也不回避。那时父母已经离异，这样的伤口只有自己独自来舔，想不通的日子过去了，痛还是在的。那时的我有好多话想说，又不知该去找谁，就想到记录下来。不能发表，也没有关系，等到自己年老的时候，翻出来看看，也是一种美丽的记忆。

有了这样两股动力的驱使，就什么也不顾了。每天下班回家，就坐下来写稿子，疯狂得连我自己都有点不相信。我父亲是工人，没读几年书，家里也找

气扑面而来，白雪覆盖的河上的一挂马车，似激越而悠扬的旋律中一个凝结的音符，苍茫的白桦林透进一缕阳光，赶车人那悠扬的歌声与阳光交结在一起，歌声缓缓飘进雪地，挂满了白桦林的枝丫……这是多么瑰丽深邃的诗篇啊！

此时忧郁而深沉的旋律响起来，一位老歌唱家唱起了那首让人感到无比熟悉和亲切的《三套车》。白茫茫雪地徐徐延伸，车轮碾过漫长的忧郁的日子，我仿佛听到马儿高昂的嘶鸣，它在这美丽浑厚的大地上，拖着沉重的车，走过了童年、青年和老年，那匹令人肃然起敬的老马，品尝了一生的苦难和坎坷，瞳仁却清澈得一碧如洗，它那坚韧、执着、一如既往地奋发和奔驰，令歌唱家流下了深情的泪水，也令我的心头涌上说不尽的酸楚……

因为喜欢前苏联的歌曲，我在外国古典音乐中最先接触到的就是柴可夫斯基的作品。这位伟大作曲家的那些惊世作品中的俄罗斯神韵曾令我如痴如醉。俄罗斯艺术最鲜明的特色是深沉、忧郁、伤感、惆怅，这些都体现在柴可夫

有的美事都替我准备好了，在她家，我俨然是一个享有独权的小王子。

我从学校毕业后，被分配到另外的一个村里教书，从我们家去单位，要路过上马村，每天清晨，阿娘总是站在村口等着我，或是两个鸡蛋，或是一捧青菜，让我改善一下中午学校里的伙食，一塞到我手上，就说，去吧去吧，上班可别迟到了，一大群娃儿等着你这个老师，还要赶五里地呢。还是那条最熟悉的小路，就像小时候阿娘把我领回家去一样，长大之后的我感到阿娘的苍老和孤单，在这条小路上她就日复一日的子而行，阿娘曾经的青春、美丽、欢笑、梦幻、以及爱情，已随风飘逝。丈夫先她而去，爱子的离世，都给了这位

老人最致命的打击。我下班回家，会去阿娘家小坐，阿娘独自一人居住在一个老宅里，那时已八十多岁的阿娘依旧干练，院子里养了一大群的鸡和鸭，白天还去附近的山上采一些草药，补贴家用，我一直劝她，你这么大年纪别去山上了，万一摔跤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我赚工资了，我可以养你。阿娘笑呵呵地说，傻孩子，你的钱留着要娶媳妇生孩子，要花的地方多着呢，我的身子骨我自己知道，还吃得消。明天你可以捎几个鸡蛋，都是今天刚生的，新鲜着呢。我丝毫感觉不出生活的重压和岁月的苍凉，阿娘把日子打理的如此丰腴而充沛！

再后来，因为工作调动，我移居城市，忙于事业和家庭杂事，老家也逐渐遥远，但不管多忙，我每年还是去上马，去看看阿娘，聊城市里的一些新鲜事，聊我的童年，聊我现在的工作，聊

我日渐长大的小孩，说一些比我还淘气可爱的故事。那个时候，是阿娘最享用的时刻，笑眯眯的，好像在说，你就吹吧，还有比你这小子更顽皮的吗，你的那些杰作可都在我的手心里攥着呢。

阿娘还是走了，在这个季节的一个清晨，她永久地合上了双眼。那天我还在睡梦中，接到阿娘去世的电话，我一下子脑海里一片空白，叫了四十多年的阿娘我居然还不知道她姓什么名什么，泪眼蒙眬中，我仿佛又看见我亲爱的阿娘在小村的那条小路上姗姗而来，路旁的野草没过她的小脚，露珠沾湿了她的青布衣襟，半圆形的驼背凸显着初秋这个最美季节里的景致，向着我走来。

不出一本闲书。他一开始也不支持我写作，总是说做好本职才是根本，我不和他争辩，自己宽慰；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。

我给小镇上的一家报社投稿，发出去，没消息。再发出去，还是没消息。要说不想发表，那是虚伪。发表是一种认可，不为发表的写作，是一种境界，我做不到。不发表，继续写，不写，发表的梦想成虚幻了。

第一篇发表出来的稿子，是一则新闻。沈耀庭导演来镇海拍片，选了招宝山、鼓楼等地。我记得片名叫《马素贞复仇记》，男演员是我喜欢的王诗槐。我没想到这则稿子会发表。那天还是同学的母亲告诉我的，并且将报纸送给了我。

这篇稿子，我读了不下十几遍。那天，我就产生了新的梦想，也可以说是夙愿——四十岁的时候，自己自费出一本散文集，也不枉我喜欢一场，给自己一个交代。这个愿望，而今变成了现实，一种强烈的满足感不言而喻。

我一直感谢家乡的报纸，给我的写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将写作当作生活的来源，爱好会使我我觉得没有压力，很轻松。

斯基的音乐中。如《如歌行板》，那悲切如诉的旋律让人听了热泪盈眶，伤感，沁入骨髓的伤感，除此之外，我说不出有别样的感觉。

《船歌》是1876年柴可夫斯基创作的一部钢琴套曲，因为每一首都与季节

【思想散墨】

那片白桦林

林俊燕

特征相联系，因而取名为《四季》或《十二月》，其中包括《云雀》、《雪橇》、《松雪草》、《刈草者之歌》等。这些曲名，与俄罗斯最杰出的画家施什金、列维坦、列宾的作品一样，会令人想到俄罗斯风景中特有的含蓄之美；融融的如雾似雨的落日的余晖，与苍茫天穹相衔的连绵不绝的黛色丛林，如同大

海波浪般起伏的暮色中的云翳，充满朝气的生命之树的叶片在早春的风里顽强地摇曳……

去年的初冬阴雨绵绵。一个放晴的下午，我在一位朋友的家中欣赏了柴可夫斯基的《船歌》。朋友家的客厅挂着

一幅油画，是他请一位画家专门为《船歌》而设色铺彩的，画中有一条俄罗斯平底船，在白桦掩映的河河中缓缓划来，秋风瑟瑟地掠过白桦树梢，一片极淡的发黄的树叶轻轻飘落在小河里，河面上泛着粼粼波光，荡起蒙蒙的雾影，小船又似乎要渐渐渐远地消失在烟雾里……听着《船歌》，看着油画，一股莫

【诗画印象】

杭州湾赋

图：舒帆 文：俞强



【且听风吟】

美人指 美人指
是我采摘了你呀
还是你勾去我心

我已经闻到你体香袭人

浓浓的津液就要溢出

可是美人的玉指么

栽培这满园的期盼

投下你含情脉脉眼神

是谁育苗谁施肥治虫

谁剪去病恹恹的枝叶

谁删除痴痴傻傻须茎

此田园 谁经营

挂起一串串叩问

咯咯的笑声

搔痒了凌空踏虚的云

抓不着藤萝 一不留神

躲不去你的晶莹玲珑

怪不得你羞羞答答

躲进一片浓荫

（注）美人指，系葡萄品种。

我从家乡的报纸一直投稿到《人民日报》大地副刊，那张发表我稿子的报纸，找不到了。记得那晚，我将幸福的喜悦说给温尚志兄长听，他来了句：“可别成范进中举！”我懂。一篇稿子的发表，改变不了什么。不过有了这次的

【“中国梦·我的梦想故事”征文】

最初的梦想

张存

小试牛刀，倒是觉得国家级的刊物也不是高不可攀的了。我自己还没有察觉到的是，自己在写作中，渐渐趋向成熟。

这些年，我写自己的故事少了，写别人的故事多了。2004年的时候，有位叫陈亮的老人找到我，说他是画家陈逸飞同父异母的哥哥，想在陈逸飞去世一周年的时候，写一篇纪念文章，要和我合作来完成。我心里也没底，可还是应允

下来。陈亮收集了许多关于陈逸飞的资料，还讲了一件和陈逸飞有关的事。那年逸飞的上海美专要转到内地去，父亲写信给陈亮，问其可否寄一点钱，帮帮逸飞。陈亮也没钱，但弟弟有困难，做哥哥的也不能袖手旁观，思来想去，就

把一条毛毯用剪刀剪成两半，一半给逸飞，一半给自己。所有的言语，都包含在里面了。陈亮将逸飞“阿哥，你真好”这句话，一直记在心间。

所有的细节，组合成了那篇《一片深情寄相思》的文稿。我写到凌晨四点，特别兴奋，照样去上班，不觉得累。这是我写人物稿子的第一篇，是值得记述的。那位与我合作的陈亮，初春

名的深深的惆怅从心底缓缓升起，我和朋友久久共坐不语，好久我才发现自己的眼睛湿了……

我明白，这是一种伟大的自然的音乐。聆听自然的音乐，可以体验自然的幽静，以内心观照自然，全身心地细致入微地去品味大自然的微妙变化，一番萧然意味后，你便能发掘出蕴含其中的迷人的诗意和人生的哲理。

音乐真是人类最纯洁最迷人的一种语言。它能让人思绪沿着一条淳美得如水似光的通道，深入到宇宙和生命的本质，使我们的脑海清澈，思想奔放，从而把生活提炼到一种高贵的境界。而俄罗斯的音乐，除了高贵的美之外，总是那么忧郁，那么惆怅，自然的浑厚和压抑的气氛直指人心，它能彻底地征服你，让你潸然泪下，又能让你久久流连，久久不愿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来。

我常常想，惆怅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？翻翻词典，解释是“伤感”。在现代人致力于追寻快乐，及时享受，疯狂K歌的今日，我们为什么还要感受惆怅？这是否算自作多情，故作深沉，自

寻烦恼？

惆怅是一种伤感。但它给人的感受远非仅仅只有伤感。惆怅是一种至美，一种深刻的美。它给人的心灵注入了太多的宁静与祥和。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想觅一份安逸绝非易事，因此得到安逸自然非常珍贵。那份宁静与祥和，会让你走进自己的灵魂深处，让庸俗和琐碎离你而去，让你的心变得柔软而慈祥。

举目当今，“权”、“钱”两字把一些人变得虚伪、冷漠、贪婪。而人的心肠一旦变得冷酷无情、麻木不仁，惆怅也就会离他而去，铁石心肠的人，从不忧伤的人，其所作所为显然是很可怕的。

人有时是需要一点惆怅，一点忧郁的，不管是多么春风得意、飞黄腾达的人。惆怅能使人的心肠变软，但这太难得了。因为它不是凭理智所能获得，而是要由爱来理解。一个善良、有底蕴、有文化的人，他在感受人生、感受生活的同时，一定能细致而深刻地感受到——惆怅。

忆大禹治水，勾践尝胆，秦皇访仙，钱王射潮，更铁肩双担，挑石填壑，满腔豪情，共谱就千秋自然人文；幸此地风景，英雄辈出，宋塘明坝，前赴后继，经沧桑淬砺，盐坨碱地，凌波飞虹，竟换成一轴青绿长卷。

南岸佳处，大上海后花园；北麓要津，长三角黄金点。国家级新区，高标准配套垫底；战略型平台，五百强企业入驻。天赐福地，滩涂崛起世纪城；海孕明珠，繁花盛开伊甸园。琼厦耸峙，疑是瀛洲；霓虹闪烁，胜过瑶台。鸿客纷至，候鸟声里交通畅；儒商云集，绿荫深处闹市开。积涓成流，能量集散之枢；引凤入巢，人才汇聚之都。源头活水，此地有创造之引擎；高屋建筑，时尚成聚焦之中心！

凭栏极目，洼芦茭苇，郁郁苍苍，水天一色，白鹭翱翔；临野怡心，晚树汀花，熏风万顷，神思荡漾。坐画艇，穿明镜，随意顿顿鸟之梦城；偕佳侣，陪亲友，悉心游览美之故乡。

一方乐土，已得天时，地利，人和；万世基业，再创新功，佳绩，奇迹。生产，生态，生活，生生不息；宜居，宜业，宜游，宜业益彰。海纳无限，从善如流，自有仁者气魄；品学极限，锲而不舍，贵在自我超越。壮哉，七彩大桥，架起人间之奇观；伟哉，宏构交响，奏出时代之强音！

美人指

吴百星

者组织，用自己的力量帮助那些人。当他见到老兵服务的蒲略，那些地震后的伤残者创业经历和乐观的心态，还有位给孩子们放映电影的企业家，很震撼。他说，我只是做一次，他们却一直在坚持，我不喜欢作秀，不喜欢做没有结果的事。

人活到最后，又回归到原来的真实。这种回归，是一种情怀。慈善是一种情怀。写作是一种情怀。梦想是一种情怀。许多年的风雨之后，才懂得——什么是自己应该坚持的东西。

刘国娟对我说，在她16岁的时候，就梦想以后有钱，把钱给困难的人用，把房子给无家可归的人住。可以说，现在她正走在梦想的路上，有的也在成为现实。我呢？会不会还有怦然心动的泪水，还有不顾一切的写作冲动，还有那打动了自己就开心的满足，还有对写作孜孜不倦的坚守？

我问自己的心，它是平静的。那久违的平静，似乎苏醒了。

中国梦
我的梦想故事 征文